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花影集 管鑒錄

元季之末，四方分擾，惟河北相安。而慶都縣衙之西有王屠者，世業屠宰，素稱惡少。凡人談及鬼神禍福者，必至昂腹奮拳，極口毀詈。鄰有於公者，年垂八十，不為非行，子賢家富，舉縣敬仰。每遇王屠，必再三戒其狂暴，勸其改業。王雖不加嗔怒，然恒以白眼相看。人皆不然，而於公每每不懶。一日，王屠無疾而死，經宿乃蘇，泣謂家人曰：「我於昏沉中有二人徑前縛我，擁至一大官府階下，責我多殺生命，瀆漫鬼神，欺侮良善。以刀刺我，如宰豬之狀，然後擲於沸湯9退。予不勝痛楚，失聲而覺。」家人視之，果見遍身潰爛，穢不可近。復謂其妻曰：「予常深恨於公勸我，不聽良言，果遭奇禍，幾不復生。汝可急去拜懇於公，為我謀之。」

妻如其言，於公遂詣屠家，笑曰：「此實君之警戒，但依老拙所為，何必過懼也。」於是王屠焚香誓天，盡改前非。常齋靜坐，不數日前疾頓平。遇人善事，竭財助之，遇人行惡，盡力戒之。負土補於衢路，汲漿施於途途。雖不生業，家道比前反充。鄉人以王佛子稱之。

是後，於公壽九十而終，佛子亦九十而卒，人傳之以為因果。有好事者，作「於王因果詩十詠」，遠近傳誦。其詩曰：

善人心地孰能同，解誘凶玩積善功。
看破鬼神玄妙處，只將人事合天公。
惡人當日肆愚狂，一旦回頭作善良。
不是鬼神彰報應，又何能改鐵心腸。
只將言行合天心，任爾欺凌不動嗔。
到底不鬚生計較，上蒼終始不虧人。
欺善欺良痛不仁，親遭報應始知因。
皇天廣大涵生厚，巨惡還容聽自新。
禍福昭彰本在天，休將報應作徒然。
暗中神鬼分明計，若不亡家定減年。
萬事多端好事稀，休言報應眼前遲。
心途善惡如形影，步步相隨不暫離。
趁意隨心不覺差，但差一事一冤家。
到頭經紀歸天算，莫把聰明向世誇。
富貴由天莫強求，正如農業望秋收。
若非著力親耕種，枉費身心晝夜憂。
靜觀巧拙鬥爭高，拙士安閒巧士勞。
巧拙一蒙分禍福，莫將天道忽絲毫。
惡人休把好人欺，不令人知天自知。
心上有形須點檢，問君何處是便宜。

其縣學有癡生姓管氏名鑒者，素稱好學，博覽書史，為同儕尊向，常日從講者不下十數。一日，諸生有錄「於王因果詩」以示管者。管閱之再三，忽然振幾長歎，擲詩於案，閉目不語者良久。眾笑曰：「此詩乃俗俚之言，吾儕取以奉兄，意供一笑，何故動此深疑？」管曰：「不然。夫福善禍惡，天之道也，雖在吾儒不外此論。因顯的驗，不爽毫釐，故為楊墨所憑，附以鬼神，合以因果，恐惑匹俗，以致真贗莫分，是非莫辯，此弊故非一日矣。然僕於其中理有未明、事有莫曉者，今試一陳。倘諸兄不吝下教，為講數言，使僕心塞洞開，目翳淨撥，則幸之幸矣。且人之有身也，父母生其形，天地付其性，賢愚善惡各有定質，萬一不同也。雖時有積習變更，若不相遠。人之善性，天與之也，人之惡性，亦天與之也。善惡本自天成，非人自勉為也。今者天生善人，天又錫之以福，天生惡人，天又加之以禍；是天厚於此而薄於彼也。言天故為之耶，而天道好生至正，焉有此理！言非天為之耶，而果孰為之乎？此實下情之疑。」眾皆嘿然，罔知所答。

至夜，管生就枕無寐，摸腹而思，終莫會其要。乃作詩曰：

永夜心無寐，悠悠動所思。難明天地理，故起世人疑。
窈窕情難論，冥冥妙莫窺。無由尋徑達，空使此心奇。
性命天公定，形容父母遺。賢愚心所主，善惡性之為。
物不兼同體，誰能得自知。善人蒙福祉，惡者陷傾危。
自生還自殺，難信更難期。人性出天與，天何又錄之。
宜成一樣氣，胡作兩般基。不必生凶戾，無勞用禍施。
是非如有謂，彼此是懷私。枉費鑽研慮，空勞夢寐思。
順情傷世教，抗論謾神祇。默默人何見，蒼蒼孰敢欺。
未堪方聖治，實恐混民彝。空使磨心鏡，終難去此疵。
無能開秘義，卿爾動歌詩。

次早，以詩持示諸友，皆稱其論確而言切，義通而理當。有錄之人稿者，有讀之成誦者。

一日，其友有張生者，自別墅而歸，少憩西關之樹下，因口誦管生之詩。適有一樵夫竊聽於側，張笑曰：「汝知何事而聽？」樵曰：「恨君誦之速，未得悉其意。」張復誦一過。樵曰：「斯何人作也？」張乃備言管生之詩本末之事。樵曰：「管為何人？」張曰：「癡生也。」樵大笑，取擔荷於肩，以口唾地曰：「如此學識而稱癡生，寧不自愧耶！是一控僕不足擬也。」徑投西門向下而去。張大怒，逐而詈之。樵者但笑而前走。

將及市，適管生自東而來。張急挽管，備言所以，邀與共往。管曰：「不可。彼異人也，或隱士歟？正當求盡其言，烏可犯之以非禮乎？」管遂前揖樵曰：「窗弟愚幼，不解下問，輕瀆明誨，萬冀先生勿罪。倘不吝善，乞開後蒙。」凡三問而不答，但微笑以目他視。

管愈敬異，乃跪而告曰：「夫仁者愛人，先生以學自善，非大儒之用心也。」樵笑引管興，曰：「僕野夫也，非儒，乃知儒之人也。君若下問，有何堪答？」又卻之再，而答曰：「聞君之詩，立意謂天生人性善惡之差者，似天有所主見而用意彼此，使其善惡各受之性，而又加之以報應懲創之。佳作之興，有此未安也。嗚呼，繆之莫甚。夫萬物之始，本乎無極而太極，一動一靜，陰陽分焉。陽變陰合，五行生焉。無極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二氣交感，化生萬類。氣理錯綜，形性特異。惟人秉獨秀其心最靈，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。然以氣理之雜，剛未免有剛柔之別。善惡之差，禍福之應，蓋由此也。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時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者，不過守之以靜，謹之以動，人之太極於斯建矣。建極之道，誠與敬而已矣。夫陽之善者，仁也，中也，正也，善也，福也；陽之惡者，柔也，弱也。陰之善者，義也，剛也；陰之惡者，邪也，惡也。其在人之善惡有福禍之報者，乃氣通理合，自然感類而聚。善與福會，惡與禍期，正如陽燧取火，方諸取水，火發水生，是果天之與奪乎，鬼神之作為乎？呵呵，又何難明耶！」言畢，負擔長嘯而去。其行若飛，管生追挽不及，歸而浩歎累旬。